我不需要你

I have no need of you

哥林多前書 1Cor. 12: 12-31 1/26/2025

在哥林多前書12章中，保羅告訴我們，教會中的每一部分，每一個成員就像眼睛、耳朵或手一樣。腳不能對手說「我不需要你」，眼睛也不能對其他部分說「我是整個身體」。保羅強調，身體中較弱的成員對於身體的健康和幸福至關重要。那麼，保羅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英國作家Richard Adams 的一本小說中譯本：瓦特希普高原《Watership Down》。兩度被拍成卡通片，故事講述了一群兔子尋找適合居住的兔子洞，一路上遭遇劫難的故事。這部小說的特點在於，每個兔子所遇到的社群都有其各自的政治制度。故事開頭的兔子洞是一個傳統的、階層化的社會，兔子們從那裡逃離，因為他們預見到人類即將摧毀這個兔子洞。接下來他們遇到的兔子洞是由一個軍事獨裁者統治，所有兔子都生活在恐懼中。第三個兔子社群似乎象徵著現代的頹廢社會，那裡的兔子過得比較舒服，但卻已經失去了自我謀生的能力，更嚴重的是，無法辨認出他們正處於農夫的控制之下，這位農夫一方面餵養他們，一方面卻將他們一隻一隻捕殺。最終，兔子們找到了屬於他們自己的兔子洞——瓦特希普高原（Whatership Down）。

這群兔子在他們的旅行和冒險中發現了許多事情，但也許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發現彼此是不可或缺的。其中一隻兔子大而強壯，另一隻機智而富有想像力，第三隻兔子速度極快，第四隻兔子忠誠無比，第五隻兔子是一位講故事的高手。或許最關鍵的兔子是那隻最小且笨拙的兔子，儘管它體型不強大，但它擁有預感危險的第六感——比如預感到最初的兔子洞即將被摧毀。這群兔子如此特別，是他們能夠找到並利用每一位成員的等點和才能，這樣他們就不會缺乏智慧和勇氣來應對面臨的挑戰。換句話說，這群兔子作為一個身體生活、行動和思考，而不是一群獨立的個體

能成為像這群兔子一樣的團體的一部分，會是一種美好的經歷。一個團隊只有在成員擁有速度、體型、力量、手眼協調、毅力、勇氣和想像力的結合下才能成功的團隊，當團隊的成員們意識到並非任何一個人是明星，而是每個人都意識到彼此的需要。同樣，演員在排練舞台劇時、音樂家在參加管弦樂團時、合唱團的歌手也一樣。女高音不會在唱《彌賽亞》中對女中音說，「我不需要你。」

因此，成為一個身體是人類經歷中熟悉的體驗。但我認為這群兔子為我們提供了成為教會的幾個重要教訓。我要提出三個這樣的教訓。

首先，我們永遠不能說我們已經「做到了」。故事中的兔子就像是基督徒在生活中奮力前行，他們渴望能夠到達一個可以說「呼，終於完成了」的地方。然而，這樣的時刻永遠不會到來。青少年渴望離開家， 學生渴望拿到學位或第一份職業薪水，父母渴望迎來第一個孩子，希望償還完貸款，準備退休的希望擁有健康的退休生活。

而教會也一樣，渴望建堂募款，開展外展計劃，有一位合格的傳道者，解決音樂問題。但這一刻永遠不會來到。兔子的故事告訴我們為什麼這個時刻不應該來臨。當兔子們遇到那些過著輕鬆生活的兔子時，卻發現那些醉生夢死的兔子已經失去了成為社團的必要條件，失去了說真話的能力，最終也失去了生存的能力。

教會永遠是「朝聖的伙伴」。每當你遇到一群基督徒，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做到了」——無論是在數量上、教義的堅定上、還是生活的純潔上，其實可以預見到他們很快就會面臨困難。以色列在從埃及到應許之地的路上建立，門徒在從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路上建立。教會在共同的旅程中逐漸成為一個身體。這永遠是一項進行中的工作。

看到自己是朝聖的伙伴，應該幫助我們避免過於認同我們所處的文化或將自己與其隔絕的雙重誘惑。我們不能將這個文化視為我們永久的家園。但事實是，我們有更高的承諾要履行，這並不意味著這個文化本身就是壞的。相反，上帝賜給我們的旅途上的恩賜並不僅來自彼此，它們往往來自陌生人。在故事中，兔子們得到了來自一隻鳥的至關重要的幫助，這隻鳥能夠看到他們看不見的東西，還有一位農場上的小女孩，她把一隻兔子從貓的爪子裡救了出來。朝聖的教會同樣應該願意從它可能認為是陌生人甚至是敵人的人那裡接受驚人的恩賜。

第二，教會的多樣性是一種力量，而非弱點。兔子們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它們有不同天賦、不同力量和不同的前進方向。保羅說有各樣的恩賜，但同一位聖靈；有各種服事的方式，但同一位主。保羅可能這樣看待它，但這並非當今基督徒的主流觀點。今天我們彼此說：「如果你的語言不同，你應該去不同的教會；如果你的意識型態不同，你應該去不同的教會；如果你喜歡的音樂不同，你應該去不同的教會；如果你對禮儀、聖經、洗禮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對靈恩有不同的看法，你應該去不同的教會。」

聖經由66本書組成。每本書都不同——有些書差異很大——其中一兩本甚至似乎彼此矛盾。然而，幾乎所有基督徒都把整本聖經視為上帝賜給教會的禮物，來揭示上帝的性格，並顯示他的目的。如果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66本書共同揭示了上帝，為什麼我們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數以千計的教派，也能成為上帝顯現的場所呢？如果我們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本書，依然能了解所有有關上帝的事，那麼，為什麼我們會認為缺少這些不同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我們就無法完全了解上帝呢？我們需要彼此。我們需要彼此來認識上帝。我們不能對對方說：「我不需要你。」

第三點是從《瓦特希普高原》中的兔子們學到的，那就是，作為一個身體並不只是忽視差異、容忍異見。故事中，在關鍵時刻拯救兔子的，是它們願意聆聽彼此，聽對方講述故事、擔憂、疑慮或希望。正是這些奇妙的記憶和願景，孕育出讓這群兔子如此有韌性、如此適應力強的禮物。

所以，作為一個教會的一部分，成為一個身體，意味著花時間聆聽彼此的故事，聽聽為什麼某個群體覺得有必要分裂，聽聽另一群人如何被迫退出，聽聽為什麼某些群體將某個議題視為核心，而大多數人認為這只是邊緣問題，聽聽為什麼那麼多人認為，合一和真理是可以分開的，他們似乎可以靠自己過下去。

作為一個身體並不只是意味著眼睛不能對手說：「我不需要你。」它還意味著，如果眼睛痛了，整個身體都痛，而手會竭力去減輕這種痛苦。保羅的比喻不是在談論平淡的容忍，而是關於共享的方向、共享的智慧和共享的痛苦。作為一個身體可能比分開走各自的路來得更辛苦。我們花了大量時間去做那些我們認為很重要的事情，這些事情讓我們覺得聆聽彼此的故事是一種浪費時間。但保羅對我們說：「你們的使命是成為一個身體。你們的訊息是基督使你們成為一體。沒什麼比這更值得你們匆忙去做。」

因此，這是《哥林多前書》12章的三個教訓，通過《瓦特希普高原》中的兔子們來反映。首先，我們永遠不能說我們已經做到了。所有的教會生活都是過渡性的。我們是朝聖的伙伴。第二，差異是禮物和力量，而不是弱點。第三，合一是需要努力的，這份努力不是分心，而是福音的核心。

我們討論的不是任何一個普通的身體，而是基督的身體。聖餐讓我們省察自己及作為基督的身體意義。主的身體和寶血，使我們不單與主連結，也和弟兄姐妹連結。我們不能共享主的餅和杯，卻對另一位基督徒說「我不需要你」，實際上那等於是在對耶穌說：「我不需要你。」

在全世界的基督徒中，也許我們ATPC比任何人都更需要聽到這些話。我們還沒有「成功」。儘管我們有完整的儀式和有存款，ATPC仍然是一個過渡性的機構，致力於教會的合一。我們沒有權利對任何基督徒說「我不需要你」。ATPC也沒有權利看輕其他信仰的表達方式，而應致力於將每一種基督教傳統視為上帝賜予的豐富禮物。我們也要努力於聆聽那些看法不同、被排斥或覺得自己不得不離開的人的故事。ATPC並不是為了那些不願真正參與教會的人的折衷宗教，而是要呼召所有不同看法的基督徒，跨越一切障礙，將他們召集在一起，並將他們帶到上帝的面前，直到他們彼此說：「我需要你。」